

秘密

国外

中亚要论

GUOWAI ZHONGYA YAOLUN

主 编 潘志平

(第三辑)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秘密

国外中亚要论

(第三辑)

主 编：潘志平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2009.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971999

国外中亚要论(第三辑)

目 录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对外政策	列昂尼德斯·斯卡科夫斯基 /1
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及其面临的挑战	斯蒂芬·小布兰科 /12
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和政策	穆拉特·拉乌木林 /35
大南亚:美国对待中南亚新的地缘途径演变和产生的过程及原因	A·亚孜穆拉多夫 /48
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军事存在——存在问题及可能后果	列昂尼德·邦达列茨 /59
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毒品战略	托马斯 A.施魏希 /69
巴基斯坦的民意调查——关于民主、伊斯兰军事主义、美巴关系等问题	斯蒂夫·库尔等 /125
.....	
俄罗斯—中国—西方三角关系中的中亚	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 /150
东亚国家敢依靠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确保自身能源安全吗?	斯蒂芬·布兰德 /163
俄罗斯的能源战略与能源政策:管道外交还是相互依赖?	米歇尔·弗雷德霍姆 /176

.....

“伊扎布特”组织活动活跃,必须从思想上予以打击

伊科鲍尔·米尔萨伊托夫 /208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其“肖像”特征

澳杰尔·卢扎列夫 /212

.....

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若干途径

古丽努尔·拉赫曼叶琳娜 /224

塔吉克斯坦的能源现状及前景

吉木尔·瓦拉马特·扎德 /234

影响中亚力量的区域中心的利益冲突、思想合作和战略对抗

努尔·奥玛洛夫 /244

中亚国家共同利用跨界水资源问题

拉丽萨·西多洛娃 /253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经济合作组织的现状及合作前景

穆拉特·纳比巴耶夫 /263

哈萨克斯坦中国移民现象:根源、主要趋势及前景

叶莲娜·萨多夫斯卡娅 /278

哈萨克斯坦是资深中亚问题专家谈中哈关系

康斯坦丁·瑟罗日什金 /288

.....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中的政治军事问题

A·B·博良特科 /302

上海合作组织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前景 П·Е·瓦西里耶夫 /310

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问题 С·Г·卢贾宁 /323

上合组织框架下能源合作的前景

亚历山大·阿尔汉格尔斯基 /338

印度能否成为“角逐”中亚的合法参与者? 伊丽娜·科米西娜 /347

新疆:中国民族的个案分析 柯林·麦克拉斯 /358

两条腿走路:维吾尔流亡者的组织与东突厥斯坦独立前景

伊萨克·西科尔 /374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对外政策

列昂尼德斯·斯卡科夫斯基

(哈萨克斯坦哈俄大学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外交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就更是如此。美国的规模，其在当今世界的参与程度，在国际舞台的举措，甚至是美国人的无所作为，都会成为影响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政策时的关键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都不可能不考虑美国对于这个国家在外交甚至国内政策决策时可能的反应。

美国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并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甚至认为在远离自己版图的国家(如中亚、远东、非洲)宣示自己的利益也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参与缓慢，但同时用军事参与来补充，军事基地紧随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后面，而美国又将其价值观的强势宣传作为其政治影响的补充。

然而，任何一种实力都有自己的极限，甚至是美国的实力也是如此。阿富汗和伊朗的教训对美对外政策第一次敲响了警钟。不仅是军事机器，还有美国政治体系本身都开始乱了阵脚。美国人越来越难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因为美国不仅与地缘政治对手，甚至与自己的盟友的对抗程度也越来越高。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国家安全战略？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是否有助于巩固美国的国家安全，或是反之起到削弱的作用？美国人是否能控制自己过度的外交活动？美国想达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 成为现代社会的民主领袖或是会使朋友都感到恐惧的世界警察？让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上的环节

2001年的“9.11”事件不仅美国民众的意识受到伤害，也改变了美国政治和科学精英阶层对世界整体的认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个相当重要但非政治固有的因素，经过新保守者的渲染，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乃至是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的基石。

在新的外交政策下,意识和法律基础以闪电般的速度建立起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现在有一种印象,似乎新保守者现在只需要找到对美国国际政治进行全盘修改的借口。

第一,反恐政策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础。这将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世界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发生扭曲。

第二,反恐战争的对手是非传统对手,这些对手决不能同某个特定的国家或是地缘点等同。同样,也不可能准确地确定战争的时间范围、计算出该战争取得胜利需要的财力和军事等其他资源。俄罗斯智囊认为,就美国在开展进攻性的对外政策的支出来讲,即使对美国来说也过于庞大。

第三,美国在实施其对外政策时采取了纯粹的“十字军”方式,按照这个说法,美国是国际的正义力量,而起对手是世界邪恶的化身。况且,美国要求世界所有国家都决定站在哪一方,不允许搞中立。这样,所谓的“反恐联盟”很快就形成了。

第四,小布什相当鲁莽和错误的言论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反恐行动是基督教对世界伊斯兰教“十字军东征”的现代版。布什本人的说辞以及福音会的信徒们错误的声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人坚信,甚至先知穆罕默德都成了“恐怖分子”。

如果这样的反恐战争能够取得胜利那就怪了。这场战争的开端很狂热,使得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民众感到恐惧——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民众。况且,也给美国的盟友或是远邻造成混乱。因此,在反恐联盟建立后的六年间美国也未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就毫不奇怪了。

阿富汗:苏联错误的重演

美国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干涉是引发其他错误的最大的对外政策错误。

美国人的动机是好的——惩罚向“基地组织”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塔利班政权,把阿富汗人民从专制统治中解救出来,遏制毒品的蔓延。在这些公开的目的之后还有其他的战略任务——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影响,使自己的军事基地尽量靠近上合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边界,获取更多现代战争的必要经验,削弱或消除任何脱离美控制的、建立于抗击苏联时代的伊斯兰武装派别。

塔利班政府的快速垮塌对美国人也造成了错误的印象。美国人在向阿富汗派出“有限数量军队”的同时,坚信这能够帮助其避免犯苏联的错误。然而,阿富汗又一次证明了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在该地区掌控局势太久。

第一,事实证明,对喀布尔的控制并不意味着对阿富汗各个省能够实施真正

而有效的控制。与其说塔利班武装被消灭,倒不如说他们现在分散在阿富汗全国各地以及与巴基斯坦边界交接的地区。这些力量好似分散的水银,开始重新集中和联合,对美国和北约的在阿富汗的力量带来明显的危害。

而且,阿富汗国内“塔利班”武装分子数量猛增,“基地组织”影响力扩大并成为伊朗和阿富汗之间联系的纽带。The Senlis Council 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做出下列结论绝非偶然:“美国丧失了对阿富汗的控制,损害了卡布尔的新民主。尽管消灭恐怖主义是美国干涉的目的,但是美国的政策却为恐怖分子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二,以卡尔扎伊总统为首的阿富汗亲美政权上台后不仅没有解决国家现有的问题,反而使得很多问题更加尖锐化了。国家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塔利班,都认为新的执政者是叛徒,是在捞政治资本。西方军事力量的介入阿富汗使得阿富汗国内甚至曾经敌对的势力都联合起来。如原北方联盟的部分代表们开始同塔利班进行协商,阿富汗原总统拉巴尼则称,如果塔利班不损害伊斯兰法律,他不反对塔利班执政。

第三,消灭塔利班政权造成本国毒品贸易和反毒泛滥。反恐军队占领的这几年,阿富汗毒品生产量增长了数倍。一位美国军方高层人士甚至称,“阿富汗在向毒品国家转变”。阿富汗政府、美国以及北约采取的措施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铲除毒品贸易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还是仅仅是一场作秀?

第四,阿富汗中央政府和议会同塔利班进行和解的趋势逐日增强。他们试图将“好”塔利班从“坏”塔利班以及将当地的塔利班同“外来的”塔利班区别对待,等等。由此,阿富汗政府可能正式请求美国和北约离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伊拉克——新的越南?

对于总统小布什来说军事干涉伊拉克是其战略政策的第二次严重失败。就像同阿富汗一样,美国干涉阿富汗也是以浓厚的意识形态为幌子的。美国宣称要消灭萨达姆侯赛因所掌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美国允诺要废除萨达姆政权,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盼望已久的民主。

美国还有更加深层的目的就是:在伊国内建立亲美政府,不仅控制伊拉克政权,还要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开采和运输,在伊拉克设立军事基地,将老布什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美国人的部分目的达到了:萨达姆政权出奇快的被推翻;伊拉克军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抵抗,实际已经被解散;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及其控制的强力

部门也像当年巴格达市中心的萨达姆雕像那样,很快被瓦解;萨达姆本人被捕并被判决死刑,这场审判即使按照中东的法律来看也相距甚远。但是时间越长就看得越清楚 – 美国人的胜利“受到很大的质疑”。

第一,美国武装干涉并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是不合法的,也遭到许多国家的抗议。

第二,美国人占领伊拉克后,不仅不能,也不愿意履行国际法的义务。实际上,美国人纵容抢劫该国,国家的博物馆和历史文物。美国士兵自己都参与到在外国积累钱财的行列。

第三,美国在俘虏问题上无视国际法的规定,其中包括著名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对于其中犯罪美军士兵的任何司法审判也不能洗刷在伊美国军队的耻辱。

第四,美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同逊尼派的矛盾加剧,继而演变成为内战,而华盛顿政府对于此长期以来一直予以否认。结果使得民主成为该地区社会秩序退化,并导致逊尼派最终失去主导作用。

第五,美国鲁莽的行动实际已经使伊拉克的领土完整画上了问号。伊拉克分裂成若干区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将引发该地区的总体动荡。

第六,美国人促使伊拉克当局制定法律,使得外国跨国公司可以实际控制伊拉克的自然资源。但与此同时,美国又经常不能保护出口石油管线的安全。

第七,伊拉克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避难所。各种联合起来的反美力量开展恐怖袭击,这不仅让美国及其盟友,也包括同意与占领政府合作的伊拉克人受害。恐怖分子在伊拉克拥有了基地,并且用来演练在国外进行恐怖袭击的新型方式。

第八,尽管很荒唐,但是在美国无理干涉伊拉克中,伊朗是赢家,伊朗的实力在该地区得到加强。伊朗明白,美国无力同时展开几次军事行动,也没有决定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打击,因此因此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核计划并不断增强对伊拉克的影响力。

第九,美国人进入伊拉克时,没有制定从伊拉克撤出的战略,况且,伊拉克会经常使美国 and 全世界想起美国入侵越南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像 20 世纪 70 年代那样,分化成为不可调和的两大阵营,而美国军队也因政客们为伊拉克战争拨款所进行的争斗而军心涣散

总之,应当说,美国的伊拉克战略(如果能够称之为战略的话)是彻底失败的,而新保守主义则在此完全表现了其无能。

中东的民主化:方案和现实

由于美国越来越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因此美国迫切需要为其参与该地区事务解套。其出路就是提升近东的民主意识。但是,即使是这个战略也未经过深思熟虑,因此,这个战略也并不成功。

第一,美国没有考虑到中东的特点,也没有完全考虑到中东的现实。加速改革和外表看似热闹的民主选举经常伴随着内战和暴力。

第二,美国人不考虑该地区国家无意推行美式民主,对于推行美式民主也没有准备,尤其是这种模式是用炸弹带来的话。

第三,中东国家不可能不明白,所谓的社会民主化、公开化、反腐败,在政治和新领域的世俗化会使他们的政权受到威胁。

第四,主张改革的中东地区民主人士意识到,人们把他们看成是西方的代理人,而中东的广泛阶层都认为,西方对地区发展不公正负有责任,西方国家自己也无力控制西方国家自己内部的腐败。从外部强制引入的改革只能被人们视为干涉内政而非其他。

第五,美国人没有考虑到,在未成熟的社会推行全民选举只能使美国不喜欢的力量掌权。巴勒斯坦通过民主选举,政权就落到了哈马斯手中。

第六,美国不想明白,政治变革只能在牢固的经济基础上才能更加有效和积极。在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建立民主的尝试必然会失败。

第七,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无法发挥建设性和平衡的作用。而且,只要巴以冲突不得到公正的解决,中东就不可能有任何民主化。

第八,美国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朗之间制造矛盾。美国对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采用双重标准,对伊朗进行威胁,而对于以色列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第九,应当考虑到,即使美国出台最积极的构想,也会引起伊斯兰世界的疑虑和担心,这是他们多年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甚至对美国很顺从的中东国家也开始反对美国对该地区得不偿失的参与。

总之,可以说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是失败的。这种战略不仅内部相互矛盾,在现实操作中也频频失误。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开始出现减弱的势头,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不管国务卿赖斯和副总统切尼对该地区的出访,都已经不能使美国再赢得道义的和合法的领导人的角色。

中亚:试图对该地区实施地缘政治的覆盖

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浪潮中快速且顺利实现了向中亚的渗透。美国的军事基地曾经被部署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初期乌兹别克

斯坦成为美国的宠儿,乌国的领导人展示了其对美国人最大的好感。而且乌兹别克斯坦还退出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并同俄罗斯拉开了距离。美国同时也深入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后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出,美国人多少有些失算。俄罗斯和中国做出了回击,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更有活力和效率的组织,这个组织能够对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傲慢给与反击。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施压下,美国不得不撤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这让美国人心里感到很凉。

在此情况下美国提出了“大中亚”计划,该构想认为,一直以来将中亚地区看成苏联的一部分的想法无疑已经过时,并且成为美国加紧实施其对外政策战略的绊脚石。中亚现在应看作是更大的地缘政治规划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扮演特殊角色的已经不是乌兹别克斯坦,而是经济实力更强,在政治方面的推进力度也更大的哈萨克斯坦。

因此美国国务院在南亚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南亚及中亚司,由美国国务院原发言人理查德鲍彻担任司长。美国务卿莱斯称,比起同俄罗斯和欧洲来,中亚国家同阿富汗和南亚有着更加自然的联系。

该机构的调整以及赖斯讲话的主要目的是:

- 1.使中亚国家脱离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
- 2.削弱伊朗在中亚和里海地区的影响;
- 3.在没有俄罗斯和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发展中亚的一体化进程;
- 4.对里海资源及其通往国际市场的运输线实施控制;
- 5.讲中亚国家吸引到阿富汗问题上;
- 6.抵消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防止“北京-新德里-莫斯科轴心”的形成。

尽管如此,但是至今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个战略有多大的前景。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无意交出战略主动权并放弃在中亚已有的地位,至少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允许上海合作组织在美国加强攻势时节节防守。

其次,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展开了真正的外交攻势,近期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就建设里海地区通往中俄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新管道的建设同有关国家达成了协议。而美国和欧盟有关尽快开始建造绕开俄罗斯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计划却被搁置起来。

第三,中亚地区,包括吉尔吉斯,反美情绪不断增强,这使得美国在比什凯克甘西军事基地未来的驻留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人不愿对他们在吉国驻军费用透明化,以及对美国军人在驻在国的犯罪行为采取包庇的态度,如吉尔吉斯公民在玛纳斯机场被杀等,只能使局势更加复杂。不排除吉尔吉斯政府会要求美

国人离开吉国。

第四,哈萨克斯坦开始在中亚地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哈国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玩偶,哈萨克斯坦要按照自己的地缘政治游戏出牌,而这个自己的游戏并不与美国人的想法或“大中亚计划”相符。另一方面,作为中亚地区显而易见的领导者,哈萨克斯坦的角色现在既能为美国,也能为中国和俄罗斯所接受。但是,这三个国家都不得不认可的一个事实是,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玩家,而不是新开始一轮“大棋局”的棋盘。

因此,美国人的中亚战略只能说取得了部分和一时的成功。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王牌就是其在中亚能源领域的经济参与,但是即使如此,这张王牌也因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增加的投资而逐渐被平衡。

美国战略中的中国:对新的超级大国的恐惧

然而,美国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实力。中国作为新崛起的超级大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无论怎样想象都不为过。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克劳特哈梅尔写道:“当美国人正在巴格达这样遥远的地方流血并浪费钱财的时候,中国正在塑造着未来新的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另外一名新保守主义者沃尔福威茨也坚信,中国几乎可能快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在21世纪前25年内就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尽管如此,由于被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所掣肘,美国无法将中国方向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中心。因此,小布什政府基本上对于中国采取了相当冷静及非挑衅的政策。同时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中也展示出了些许傲慢。

一方面,美国的智囊和政治家倾向于轻视中国的经济成就。布热津斯基就认为,中国未必能够在未来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称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布法夫坚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被夸大了,中国不掌握高级的工艺,依然是贫困落后的国家。卡普辛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被美国看成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也感到恐惧。美国著名智囊弗兰西斯称,世界的中心正在逐渐转向亚洲,而中国现在的工业产出已经占全世界的11%。原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称,如果从购买力平价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中国经济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美国对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巨额逆差感到担心。美国担心的是,对华出口值仅占中国对美出口的五分之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就这个问题来说,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结构中看起来更像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更像是工业发达国家。美国人还感到不安

的是,中国打击著作权侵权和盗版不力,美国还对中国向国内企业提供隐性补贴感到不满。

这一切都说明,美国内心存有疑虑。美国没有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经济中表现的如此出色,并且已经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同美国成功竞争。而且由于经济的密切联系,美国经济越来越变得依赖于中国—包括经济政策和外汇财政政策。

但是,对于孤芳自赏的美国人最大的打击是,中国在从亚太地区到美洲及南美洲等世界各个地区的地位不断加强。中国在将美国挤出亚太地区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主要经济伙伴的同时,在亚太地区开始扮演领导角色。一些美国的智囊担心,就像美国曾经将欧洲大国挤出西半球那样,不断强大的中国会试图将美国挤出亚洲。

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开始在拉丁美洲这个从门罗宣言起就被美国认为是自己的后院对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挤压。拉美地区现在的“左派化”就是中国这个战略的有机体现。

美国智库人员称,只要美国对某个地区的控制稍加弱化,中国立刻就会填补进来取而代之。美国参议院,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就此称:“中国向拉美的扩张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

著名观察家胡克斯里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必须为开展对话寻找新的机遇。他认为,“如果中国不想同门罗宣言冲突,美国就应当明确划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行动所不能超越的红线。”

军事领域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一方面美国表示愿意在军事领域同中国接触,互派代表团,进行海上合作等等,另一方面美国又经常提及不断增长的“中国威胁论”这个话题。美国五角大楼从2000年起每年发表中国军力报告。这些报告成为美国政府中主张武力遏制中国人士的喉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格罗斯在2005年2月称,“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对于该地区的美军构成了威胁。”

美国经常指责中国隐瞒实际军费开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曾经多次提及中国的军费问题,称尽管中国有权在军事上支出合理的数额,但是“只有对为什么向所投资的领域投入做出解释,才可能赢得理解。”美国的智库人员和政治家还经常灌输中国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因此,美国处理对华关系时,就在“国际舞台必需的密切伙伴”和“不可避免的竞争对手”之间摇摆。当然,中国在许多方面暂时还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在地缘政治中,更重要的不是一些绝对的数字和指标,而是发展的领域和速度。从这点来说,中国是正在上升的大国,而美国是正在走下坡路的大国。这两个国家的

地缘政治轨道距离交叉点还相当很远,但是已经隐约可见了。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美国现在需要一个摆脱自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想法的战略。美国对以中国为支柱之一的多极世界的心理准备越早,对于美国自身和全世界就越好。这个新战略的形成标志之一就是美国原副国务卿泽里克所提出的构想,其中主张美国应说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因为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缺乏统一的想法,其对华政策也就包含着拉拢和遏制。

中国如何看待美国的这个战略呢?可以说,中国在包括对美方向的所有对外政策都是很高姿态很务实的。中国也无意构建由美国人推动的什么战略。

中国推行的是很智慧很有效的政策:认为不必对其“嘈杂的邻居”的每一个言行都做出反应,也不刻意寻求邻居“高看一眼”,而是平静而坚定地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发展。这是一个对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有清醒认识的大国所表现出的稳健。同时,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所发出的克制的声音,也不使外界对于中国对自身在国际政治中制定的最大目的有丝毫怀疑。

俄罗斯及新一轮“冷战”

美国对俄罗斯方向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出现对美国有利的改变。为此,华盛顿利用自具有的各种软硬手段,极力促使这种变化。

而俄罗斯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发生了显著的演变,重新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之一。但是美国政府依然按照“冷战思维”,将俄罗斯的任何一点强大迹象都看成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小布什政府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合作期才如此短暂。美国和俄罗斯的分歧点太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局势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根本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不明智。

首先,美国在实施全球性的决策时,对俄罗斯的看法有意不屑一顾,似乎忘记了俄罗斯依然是全球最强的军事强国之一。其结果就是,感觉被冷落的俄罗斯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并且在敦促美国制定清晰的从伊拉克撤军具体时间表的问题上,不放过任何机会。

其次,美国试图降低俄罗斯对后苏联时代国家的影响力。美国隐性参加的所谓“颜色革命”的浪潮对俄罗斯的自尊是个严重的打击,从而迫使俄罗斯对那些亲美国家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第三,美国和扩大后的北约将其军事力量大大靠近了俄罗斯边界。美国关于在捷克和波兰领土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最终打破了与俄罗斯的平衡。这就迫使普京在慕尼黑的国际会议、在俄联邦议会的国情咨文以及5月9日胜利

日在红场发表讲话时做出强烈的反应。

第四,美国对其西方、中亚及东欧盟友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不断增强感到十分担心,因为美国怀疑俄罗斯想通过控制能源供应来有效影响能源进口国的内外政策。对于俄罗斯试图成为“能源超级大国”的怀疑,就成为美国的这个立场在全球范围内的体现。但是,事实表明,除军事力量之外,俄罗斯并不打算放弃将能源也作为施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杠杆,因为这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

第五,美国决意利用中亚国家对能源出口线路多元化的愿望,试图吸引中亚国家参与建设绕开俄罗斯的管道项目,以此来动摇俄罗斯在碳氢燃料运输中转方面的地位。因此,普京在今年五月对中亚的7天访问以及在访问中所达成的协议,对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来说,是最严重的打击。

第六,美国在批评俄罗斯的国内政策时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美国指责普京过度中央集权,迫害反对派和独立媒体,对非政府组织和维权人士粗暴。而俄罗斯领导人尽管耐着性子倾听这些说教,并且试图澄清自己的行为,但是俄罗斯的忍耐最后也都只是无济于事。

总体来说,应当承认,美国的对俄战略是失败的。美国不仅没能完全实现其目标,相反俄罗斯却利用了美国的弱点,谨慎寻找时机,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已更加严厉的打击。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公开宣称要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

美国的欧洲战略

本来小布什的上台给了美国实质改善同欧洲盟友关系的机会。但是布什政府没有利用这个历史机遇,从而给跨大西洋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的话)。

首先,美国对欧洲的团结以及欧洲可能成为独立自主及统一的地缘政治玩家表示严重关切。智囊人员们指出,尽管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在谈论一个统一的欧洲,但是对于“统一的欧洲”的概念并不一致。欧盟所持的新的地缘政治尺码对于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政治思维来说,却是个挑战。

其次,美国不愿倾听欧洲盟友在关乎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上的看法,这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的尤为明显,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对于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性形成了严峻的考验。

第三,美国所刻意表现出的对东欧国家的“倚重”,以及拉姆斯菲尔德有关“老欧洲”的不恭言辞分裂了欧洲,原则上讲这是美国所希望的。一方面,拉姆斯菲尔德的言论使得东欧精英们认为自己很重要的感觉更加强烈,这些东欧的精

英们认为自己是在给陷于停顿的跨大西洋关系“注入新的血液”；但是另一方面，“老欧洲”国家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东欧这些刻意表现出亲近美国的国家。

第四,美国明白,欧盟的扩大只能使欧盟更加分散,其地缘政治和文明的同一性也受到更大的质疑。所以美国故意游说吸收土耳其、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来扩大欧盟。与此同时,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认为,欧盟应该停止吸收新成员(哪怕是暂时的),以集中精力解决已经堆积如山的问题。

第五,美国大胆操控那些美国与欧洲共同加入的组织:一旦在欧盟框架内出现对美国的反弹,美国人就靠北约组织来解决问题,反之亦同。如果两个机构同时出现对美国的质疑,美国则诉诸于同单个国家形成的双边关系。欧洲的许多政治家对美国的这个政策都感到不满,呼吁欧洲走出美国的阴影。

第六,美国以“俄罗斯资源民族主义”威胁欧洲国家,并通过美国参议员卢卡尔之手出台了“能源北约”的构想。应当承认,能源安全问题暂时能够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未必是牢固的。像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以务实为基础的中亚和东欧国家并不愿意同俄罗斯发生新的对抗。

总的来说应当承认,美国最近为改善同西欧的关系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是这个来之不易的平衡是很不稳定的。欧洲人推行更加独立自主政策的愿望逐年显得越来越明显。例如,67%的欧洲人在民意调查中支持实行独立而统一的对外政策,而74%的欧洲人支持在安全领域实行统一的政策。

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欠深思熟虑的政策成为西欧反美情绪不断增强的催化剂。甚至于像默克尔和萨尔科奇这样的亲美领导人的上台也不能中断这种趋势。对美国的怀疑情绪甚至于在波兰这样的亲美国家也不断增长。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跨大西洋关系将永远不会像上个世纪那样了。

现在我们尝试着对于开始时所提出的问题做一回答。

首先,必须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其自身所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相背的。

其次,小布什政府在实施其对外政策时削弱了美国的安全,因为这导致了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和国家反美情绪的增强。

第三,我们做出的结论是,美国极力想成为民主的领导人,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了世界警察。

这是否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未必。美国在实施其对外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帝国心态的逐渐增强将使他们自己受到伤害。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中一些更有远见的政治家似乎已经开始明白这一点,但是这是不是有点晚呢?

本文作者:

列昂尼德斯·斯卡科夫斯基(1960-),男,哈萨克斯坦哈俄大学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学副博士,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市。

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及其面临的挑战

斯蒂芬·小布兰科

2007年3月

中亚地区对美国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美国在那里的利益日益受到挑战。该地区毗邻俄罗斯、中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处于国际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中心地区。该地区蕴藏的大量的能源资源使之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战略区域,美国在那里拥有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关键利益。美国在中亚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现实的地缘安全利益,特别是对反恐战争而言;其次还包括着能源安全利益;第三、在该地区继续支持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的努力;然而目前,这些利益遇到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的挑战和来自伊朗强烈反对。现在中亚各国政府继续坚持自己的改革,而塔利班势力又在阿富汗死灰复燃。因此,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挑战是如何形成的,美国该如何以最佳方案对待这些挑战以及如何最大限度的增进美国在中亚的利益。

因此,战略研究所非常愿意提供斯蒂芬·布兰科教授的这本专著,他对中亚现实状况有着最新的见解,可以为美国陆军、国防部、美国政府提供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关于这个富有争议的地区的大量政策建议,以期以一种最佳方式推动美国政策的实现。

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所长 道格拉斯·C·拉瓦尔莱斯 J·R.

作者简介

斯蒂芬·J·布兰科博士 1989 年进入战略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苏联和前苏联地区的问题研究。在此之前,他在麦克斯维尔空军基地空间研究和教育中心供职,是负责苏联问题的合作教授。他曾任教于圣安东尼奥的德克萨斯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布兰科博士的著作主要有:1、帝国的衰落:俄罗斯在亚洲地位的变迁(编著) 2、苏联军队的未来(合著) 3、被当作门外汉的高手:斯大林的国家军需部门(1917-1924)(专著)。他还撰写了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东欧安全方面的